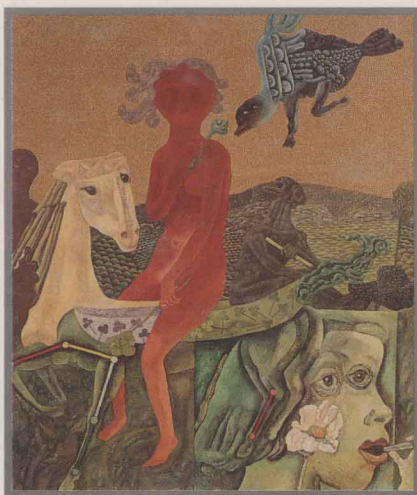


曹力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广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主 编：水天中

副主编：戴士和

苏 旅

曹 力

出版策划 甘武炎
总体设计 苏 旅
责任编辑 苏 旅
责任校对 林志茂
(桂)新登字 07 号

曹 力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主 编：水天中

副主编：戴士和

苏 旅

出版人：甘武炎

出 版：广西美术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书店

植 字：南宁金禄计算机照排公司

制 版：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194×889 1/24 3 印张

199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7—80582—867—9/J·620

定 价：(精) 38 元 (平) 28 元

前 言

20 世纪是中国绘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历史时代，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因素的承接、嬗变、冲突、融汇，构成波澜起伏的艺术奇观。西方绘画自进入中国之后，也是在近百年中得到很大发展。到 20 世纪后期，它已经成为拥有广泛欣赏者的绘画品种。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人民抛弃了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绘画艺术迅疾繁荣的年代。80 年代的十年中，除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之外，一大批新起的画家成为绘画创作的骨干力量，是这一时期画坛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画家是从 80 年代开始创作活动的，他们不受拘束地借鉴古今中外的绘画精华，在深入了解、深入思考中国现实物质生活和现实精神生活的基础上，力求创树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风貌。创作了一批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气度、而不一定具备传统绘画形式的作品。在艺术观念和绘画语言的许多方面，都与他们的前辈迥然不同。国内外一些具有敏锐鉴别力的评论家、鉴藏家和绘画爱好者，对这些画家的作品已经给予极大的关注。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艺术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了解，甚至还被误解和歪曲。“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从 80 年代活跃于画坛的画家中，选出代表性人物，分册编选他们的代表作，由画家本人提供创作自述，并请对某一画家有深入了解的评论家撰写专文，对画家的艺术作全面评介，冀此使中国现代绘画得到更多的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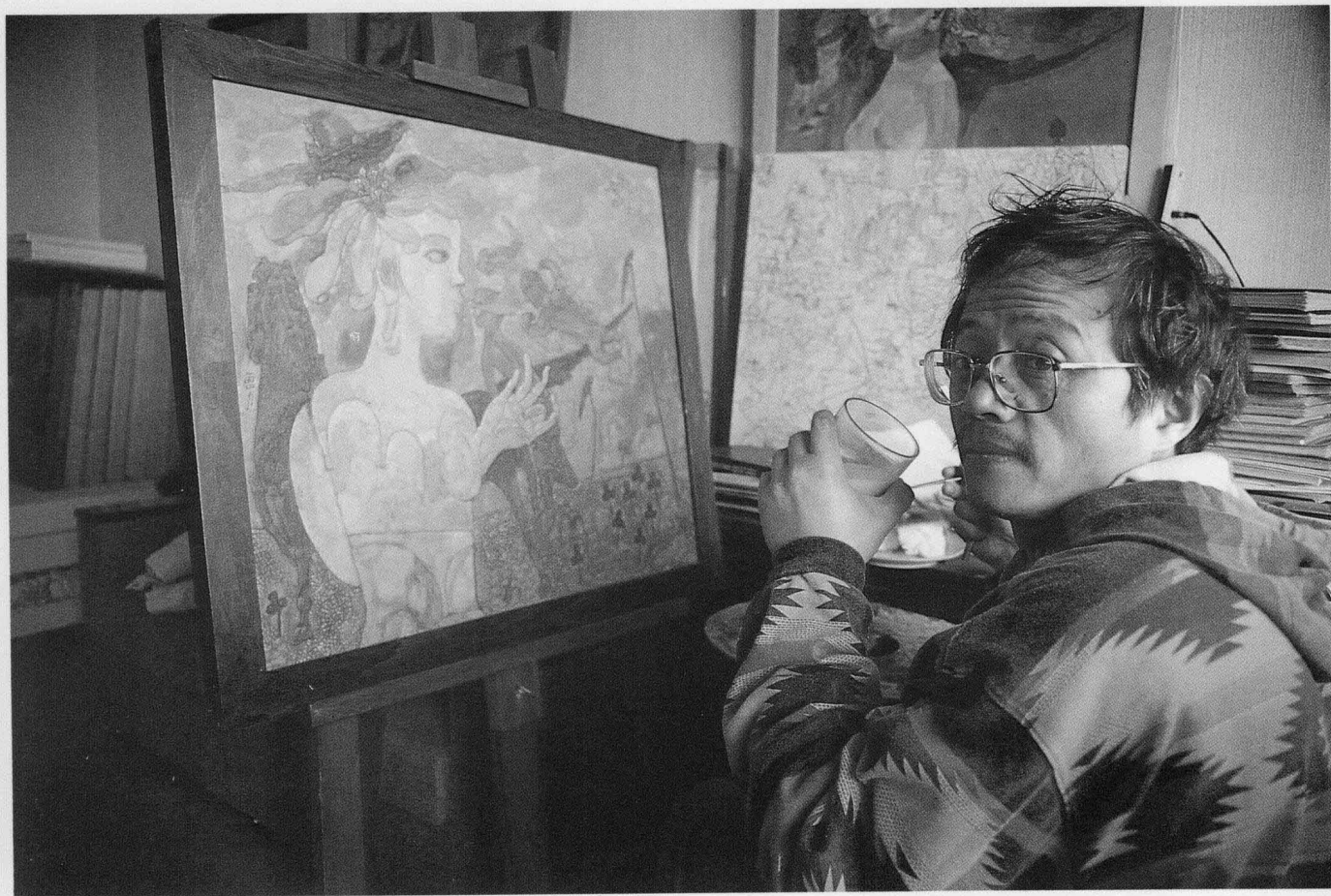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艺术正朝着成熟期发展，本丛书所介绍的画家也都处于各自创作生活的上升期。我知道对他们的艺术创作，还会有种种不同的争论，但他们的创作活动，必将对未来中国绘画的未来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水天中

1992 年 6 月于美术研究所

曹力无疑是一位极富诗人和音乐家气质的画家，他给 20 世纪的中国画坛留下了一系列充满着神奇与客观，梦幻与真实，过去、现在与未来纠缠不清的、奇诡瑰丽的抒情叙事组诗，其间跃动着艺术家超人的想象与创造的精灵。在众多的以神秘主题为表现风格的艺术家中，曹力以善于叙述清醒的神秘和真实的梦境而独具一格，这肯定得益于到处生长着神话与传说之树的艺术家童年的故乡贵州山区。如此多的童年意识，如此多的音乐与诗的性质，使曹力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既烂漫纯真而又深邃严峻，既清晰客观而又梦幻空灵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正因为曹力创造出来的所有梦幻和神秘都来自真实的生活，并以其出色的线和色彩标示出自己想要表现的、渴望能抵达生命内部奥秘的鲜明轨迹，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过份的精致和谨慎为曹力艺术风格向更自由的王国发展设置了不易突破的围栏，但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画坛上，有一扇涌动着蛊惑人心歌声的大门是曹力以其智慧和毅力为我们开启的。

苏 旅



曹 力

出自内心的歌

——读曹力的画

●邵大箴

画画这事，很多人只看重技术的一面。没有受过绘画教育的人当然不用说，常常把画得像不像作为评论画作优劣的标准。就是在作画的人当中，也有画了一辈子画，最终不谙绘画三昧的。他们孜孜以求地追求描摹客观物象的表皮，而不能把握其本质。他们不懂得或不很懂得画是画家真性情的流露，写真性情应该是绘画的真谛。古今中外，不论用什么风格和技巧创作的画，能打动人，莫不是写真性情的。

写真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要流露真性情，画家必须克服种种障碍，破除种种陈见，不受功利因素（能否为别人所理解、接受，能否参加展出，能否有市场销路……等等）干扰，赤裸地显示自我。这种见识和胆量，对画家来说，弥为珍贵。画家真性情流露得越充分、越自然，作品就越能吸引人。

画家要让自己的心灵世界显示出来，当然需要相应的手段和技巧。要懂得造型的基本原理，善于把握物象的结构，善于运用色彩，要有处理构图能力……而这些手段的技巧，一旦和画家的内心体验和思想感情相结合、相交融，就会使作品产生出诱人的魅力。结合得越紧密，交融得越贴切，作品就越有感染力。

我之所以很早就留心 and 欣赏曹力的画，就是因为在他的画中，我看到一个画家真实的自我。而表现了这真实自我的曹力，又精通绘画的“十八般”武艺，本领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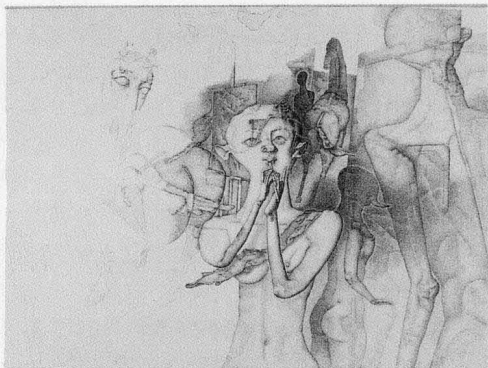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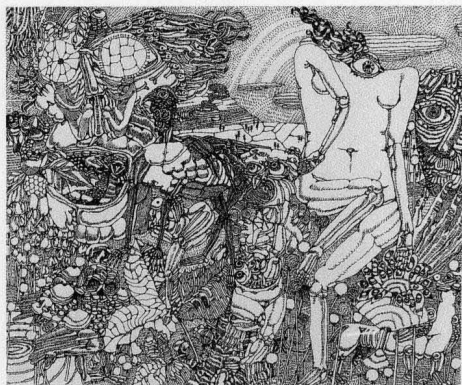
曹力爱幻想，他画面上的种种形象，不是客观物象的实录，而是幻想世

界中神奇怪诞之相。人物、动物和花草的形象有远常态，或夸张或变形，或时空错乱，或次序颠倒。曹力之不写实，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人类从事一切活动，均需想象力，而对艺术家来说，想象力尤为重要。想象力，是透视现实和超越现实的一种能力。只有对现实和自然有很深认识、体验而又善于思考并在心灵中加以升华的，才可能有丰富的想象力。曹力的画把我们引入到他创造的童话和寓言般的世界，那里是那样的纯净，绚丽多彩，又是那样的荒谬、离奇和怪异。了解曹力身世的人，会懂得他何以如此耽于幻想，又何以如此耽于荒诞的幻想。曹力的童年是在贵阳市郊度过的，那里茂密的树林，有种类和名目繁多的动物和植物，那是激发人幻想的天然场所。他从小就为此陶醉。也是在童年时期，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难以磨灭和消失的阴影。这可能促使他的个性沉默和内向。之后，他当过工人、演员、乐队提琴手和美工，最后才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踏上绘画创造之路。这坎坷的生活经历，也给予他体验生活酸甜苦辣的“机会”。他把他的所见所闻，把他内心的体验，默默地燃烧和转化成想象力和创造力，诉诸于画面。

可贵的是，曹力始终有颗赤子之心。他内向而不消沉。他热情地拥抱自然和热爱生活。他的本领在于创造，更在于征服。他让我们信服，这创造的世界是“真实”的，是艺术的“真实”。确实，他的想象力和基于想象力的创造，和我们周围的真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曹力在自然和现实面前，从不懈怠。他总是认真地观察、研究和领会。前面说到真性情，画家的真性情除了上帝赐予的天性之外，还有，也许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在大自然中得到的感情陶冶。曹力懂得自然高于一切，自然会给他灵感和激情，自然使他的人性更充实、更完美。正是善于从自然中吸取营养，他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就不是空中楼阁，而具有某种现实感，能使人玩味，令人遐想，并让人从中得到审美的和人生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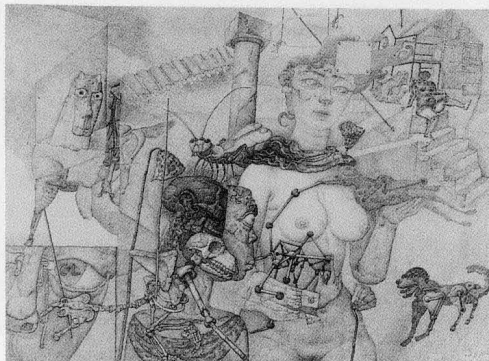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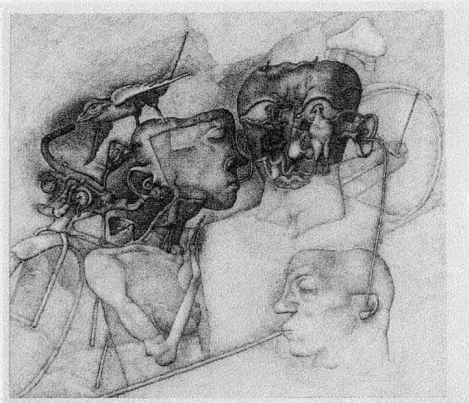
艺术创造越自由，境界越开阔，艺术品位便越高。自由创造，总是艺术家憧憬和追求的目标。怎样才能进入自由创造的境界，常常是艺术家们摆脱不了的苦恼。有人因为不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而始终不着自由的边际；也有人因为过早地想得到这种自由而使自己离自由更远。曹力似乎较早地领悟到了获取创造自由的途径。他懂得自由是从必然中来，方圆是从规矩中来。前人（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的经验是我们自由创造的出发点，自然万物是我们创造的依据，曹力在前人创造





经验面前的虔诚和虚心,犹如他在大自然面前一样。你看他是带着何种感激的心情说起历代大师和艺术家对他的启发。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永乐宫和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汉代和唐代的石刻,龙门和麦积山的石窟,民间剪纸、刺绣和蜡染……他说,这些古人和民间艺人创造的艺术品把他的“眼和心装得满满的”。他喜欢和崇拜许多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曹力以其聪颖和悟性,能准确和独特地把握古今中外艺术遗产的精髓和奥妙。他在《水浒叶子》中看到是陈老莲“独具个性的造型”,别致的富于表情和装饰性的线条组合,变化多端的构成趣味。他在永乐宫壁画中发现的是“浑厚、饱满的长线”,是线的威力、线的气势和线的建筑感;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他赞叹“那些自由奔放的线条,纯熟的绘画技艺,随意的、自然的造型结构”。他对毕加索、保罗·克利、马蒂斯、梵·高、高更等人的艺术,都有自己的认识。态度是

“拿来主义”,“喜欢的就学”。正是因为曹力能广览博取,学习前人的是处,他的造型基础就雄厚和扎实,他的观念就开阔、自由,他的创造起点就高。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曹力研究中国和外国艺术经验,不满足于技艺和学习吸收,更重要的是对艺术本质的领会。大概也是这一点,促使他打破绘画创作中所谓正常的时空观念,打破约定俗成的透视法则,自由自在地运用点、线、面来大胆地组合画面。曹力重视生活体验和知识的积累,重视修养的提高。他说“当我怀着对生活的热爱,饱吸自然之灵气”,再“面对一个空白的画面时,有千万种可能性容我去选择”。正因为他有生活积累和灵性,他就敢于随意发挥,兴之所至,无不成画。他喜欢音乐,爱好文学,这些,都自然地反映在他的画面上。不论是有律动感的线条,还是丰富的色调,或是大胆的构图处理,他始终掌握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这就是自由而有控制,变化而归



于一体。所以我们看曹力的画,既感到他的感情奔放,又感到他的富有理性。正是他的感情奔放,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荒诞浪漫的色彩;而正是他的理性思考,使他的画面不失一定的深度和厚度。他还故意避开色彩和线条的华丽、流畅和漂亮,让它们朴素、自然、稚拙和有生涩感。曹力的画是耐人寻味的。

近几年来,在我们这里,关于东西文化碰撞以及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冲突这类问题,讨论得很多。东西文化艺术有不同的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和鸿沟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也是无法抹煞的事实。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在东西文化艺术之间,在传统与现代艺术之间,还存在着共同或共通的法则。曹力站在中国这块土壤上,他作为艺术家眼睛和心灵却朝往和通往整个世界。他作为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一名执教者,在学院的围墙内却默

默地架起沟通传统艺术现代艺术的小桥。不过,这一切都是不自觉地去做。他知道,作为艺术家,他的天职就是劳动和创造,就是永无休止地寻找和发掘,在自然中,在自己的内心中。很难说曹力的画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是传统的还是前卫的。他悄悄地唱着自己的歌,这歌声出自他的肺腑,亲切自然,富有人性,美妙奇异,略带苦涩和孤寂,跳动着现代的节奏。他在画坛中自成一格。

曹力刚入不惑之年。看看他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大致可以预想到他的未来。我期待着 he 更大的成就。

1994 年 1 月 12 日
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曹力画中的曹力

●宋晓霞

1982年曹力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这时的美术发展伴随着纷杂迭起的社会思潮,在随后的几年里经历了近百年来西方现代艺术各种观念的冲击。正是由于特定时代所形成的动荡的环境和浮躁的心态,迫使许多年轻的艺术家长促选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从现在的或功利的考虑出发引进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造成引进的蜻蜓点水和研究的浅尝辄止,缺少冷静、持续、沉着的研究态度,更鲜有对艺术理想不计功利得失的执著追求。曹力绘画独立的品味和自由的精神,即建立在他卓尔不群的艺术态度的基础上。将曹力的创作心度和各个时期居于主流的艺术相印证,不难发现一种明显的不介入态度。他在1984年创作的马与楼道的形象,即喻示了自己的艺术倾向:“……白天的时候,人群熙熙攘攘,拥挤的生活,挺热闹的。楼道里却没有人,只有一匹马莫名其妙地闲荡着……”(曹力《画外的话》,《画家》1985年第1期),这匹明显自喻的马,闲荡于熙攘喧闹之外,既表现了画家内在在精神的孤独,也表现了曹力对自己能够避免功利目的得以“闲荡”的一份自赏。从1982年以来的十几年间,曹力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冷静、持续地寻找、实验

和判断,不为阶段性的现实需要所打扰,亦不为特定的艺术时尚所牵制,始终朝着自己的艺术理想不断努力。

曹力艺术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它代表了某个特定时期艺术的主流,而是因为它蕴含着艺术家对于艺术理想的执著追求。曹力的艺术理想作为他的一种精神目标,一直引导着他完善和改进自己的艺术创作,使之不断趋向完美。像这样把个人的生命沉浸于对艺术的绝对完美的无限追求之中,在一个文化和精神的生态、心态十分迫切的时代里,是否过于奢侈了?我想,如果我们仍还需要一个完美的象征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和价值,并以此作为艺术自新的无穷生命力,曹力的追求就不是一种奢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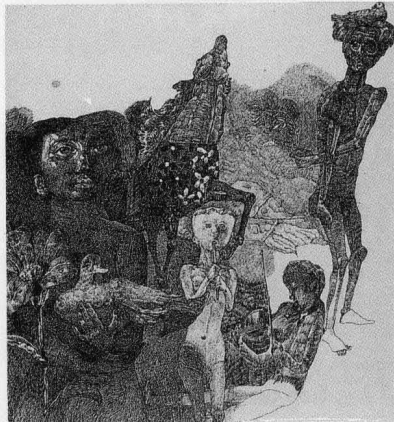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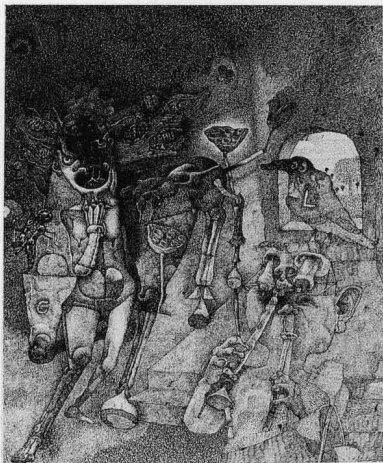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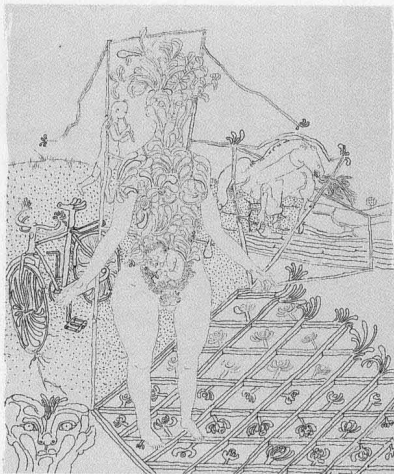
曹力把绘画或者创作活动,看作是一种超脱功利、忘我出神的体验,同时也是类似科学家发明创造那样艰辛的游戏。

对于曹力来说,创作是自己独特的精神冲动引起的直觉活动,在创作过程中,知觉被视为自足的整体。所以在他着手作画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意图,往往只有某种朦胧的向往、某种流动的情绪,或某种色调、某种造型因素。在创作的开始,他像儿童涂鸦那样听任画笔引导自己,让意识暂时处于漂浮,游戏的状态,虚怀以待,等待着以往积聚的所有经验,包括生命的经验和艺术的经验,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唤起。画笔的痕迹所形成的造型和构图的趋势以及线条、色彩的味道,像墙上的污点或裂纹一样牵引着想象的展开。许多人问曹力,你那些怪诞的形象是怎么想出来的?其实,这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曹力凭空创造的,而是他像钓鱼那样从无意识深渊里钓上来的。当形象从无意识深渊里跳起时,它已不是表象的堆砌或模糊的联想媒介,而是一种本能与生命力的表现,它由曹力的内在真实向外冲击,迎着波浪一样层层涌来的色彩和形状。在无意识的昏暗与形象的清明的交织中,汇合了更为丰富的人性力量,凝结着更为隐蔽的精神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无数的潜在能力,然而无论哪种文化都会对人的潜能有所取舍,加以培养或者压抑。在特定的文化里,总会有大量的潜能甚至还未被觉察,它们在未知的地方隐

蔽地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曹力的绘画正是对人的这一隐蔽和未知部分的探测。他的心灵布满敏感的琴弦,外界的一阵轻抚细拨即能引起心灵的艺术振颤,那心弦的和声主要源于无意识,而不是来自任何真实事物。从这里我们更容易把握到个人与世界的精神关系。尽管曹力的绘画没有呈现客观可见的真实,但他的艺术却把一个完整的连同无意识控制下的曹力,毫无隐瞒地直接地呈现出来。这同样也是一种真实,它是人类精神领域中可以直观到的真实,尽管这种精神真实的直观带有自发性和顿悟的特点,从表面看似没有客观物象那么一目了然。

曹力的绘画,以其内心真实和内在幻想作为艺术的母题,一方面注重直觉和体验,另一方面则用理性控制创作行为,从而构成画面的完整均衡,实现艺术的秩序感和必然性,达到艺术理想的高度。感性与理性,这两个明确对立的方面在曹力的绘画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与完美的融合。这是由于他把艺术创作视作为“游戏”,从而超越了感性与理性的片面对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游戏”的含义。首先他像儿童那样,按照合乎己意的新方式重新安排其天地里的一切,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其次,他和游戏中的儿童一样认真对待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对它倾注了丰富的情感。最后,他把自己的艺术创造等同于儿时游戏,遂能在创作中抛掉精神负担和生活秩序的拘束,获得幽默想象的极大乐趣和形式探索的最大自由。游戏的态度便于超脱功利、忘我出神地体验和想象,遂为直觉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同时,“游戏”并不意味着轻率的态度和粗糙的技艺,相反它意味着踏实、持续的探索,艰苦、认真的工作和忍受寂寞的钻研。

曹力的绘画主要有两种比较成熟的面貌。一种是否定了三度空间,以平面排列构成画面,形成朦胧的画面效果。《牧童》、《村女》、《五彩云》、《毛毛雨》是其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色彩的构成和形的构成相互叠置,时空交错恍惚。色彩是画面上最富表现力的造型因素。曹力对于色彩极为敏感,有色彩的表现性之外他更着意于把握色彩细密的结构。在一个总的构图中,他精心组织了很多相互对比的、细小的色彩



结构,这些细小的结构又派生出各种不同的内在层次,唤起灵魂里极为细腻的感情,由此增加了和谐深度,这是曹力构成画面的最得意的手段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运用色彩之间相互穿透的声响,以一种颜色覆盖另一种颜色,以一个色块引起另一个色块的水平运动。色彩之间深奥而精微的变化,就像天上的云为一阵轻风的吹动而变化,那吹动色彩的轻风即是人的感情。这种平面展开的表现形式,在曹力和谐时期(1986—1988年)是比较完美的,因为它有效地表现了曹力亲近自然的渴望及其心灵的和谐与宁静。画面上的暖色向观众推进,冷色却离开观众向后隐退,在冷、暖颜色的进退之间形成了绘画的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往往回旋着牧歌一样的旋律,画面的整体运动也近乎音乐的节奏性结构,色块笔触的疏密、强弱、明暗依循严谨精密的结构构成画面的节奏感。综观这种平面结构的作品,曹力对艺术形式的感觉和玩味,及其严谨而敏感的“细密”画风,似乎比作品中的牧歌情调更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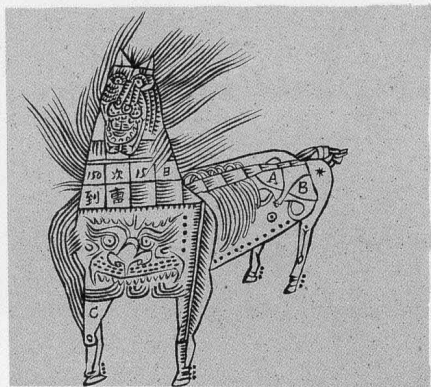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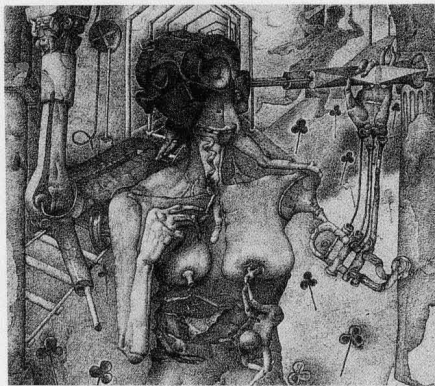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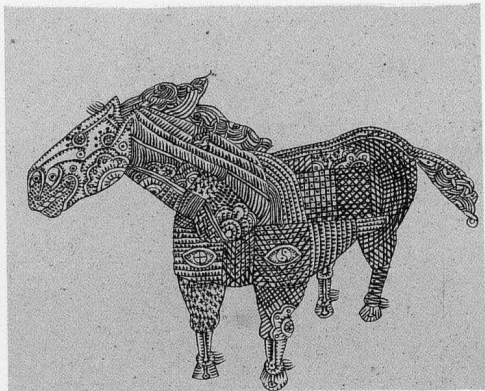
自1989年以来,曹力的画面开始明显变化,如《乐园》放弃了平面结构原有的和谐与宁静,转为形色合一的复合视觉空间,形象的处理更为结实、清晰,造型的结构却更为荒诞和夸张,绘画的心理空间更有力度,由此形成了曹力绘画的第二种面貌。这种复合视觉空间更多地容纳了画家的内心真实和内在幻想,同时也为他的形式探索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他把不同时间、空间的物象,按照数学式或有机式的排列编排在一起,如此形成的“幻想空间”有意触犯了一般感觉的逻辑和日常习惯的视觉感受。同时,曹力又赋予他的“幻想空间”以精致、微妙的色彩和谐与丰富、密实的画面感觉,使奇异的造型同优雅的色彩气氛相混合,使抽象的表现同味道十足的细节相统一,被“幻觉空间”破坏了的视觉和谐,在绘画语言和画面质感上重又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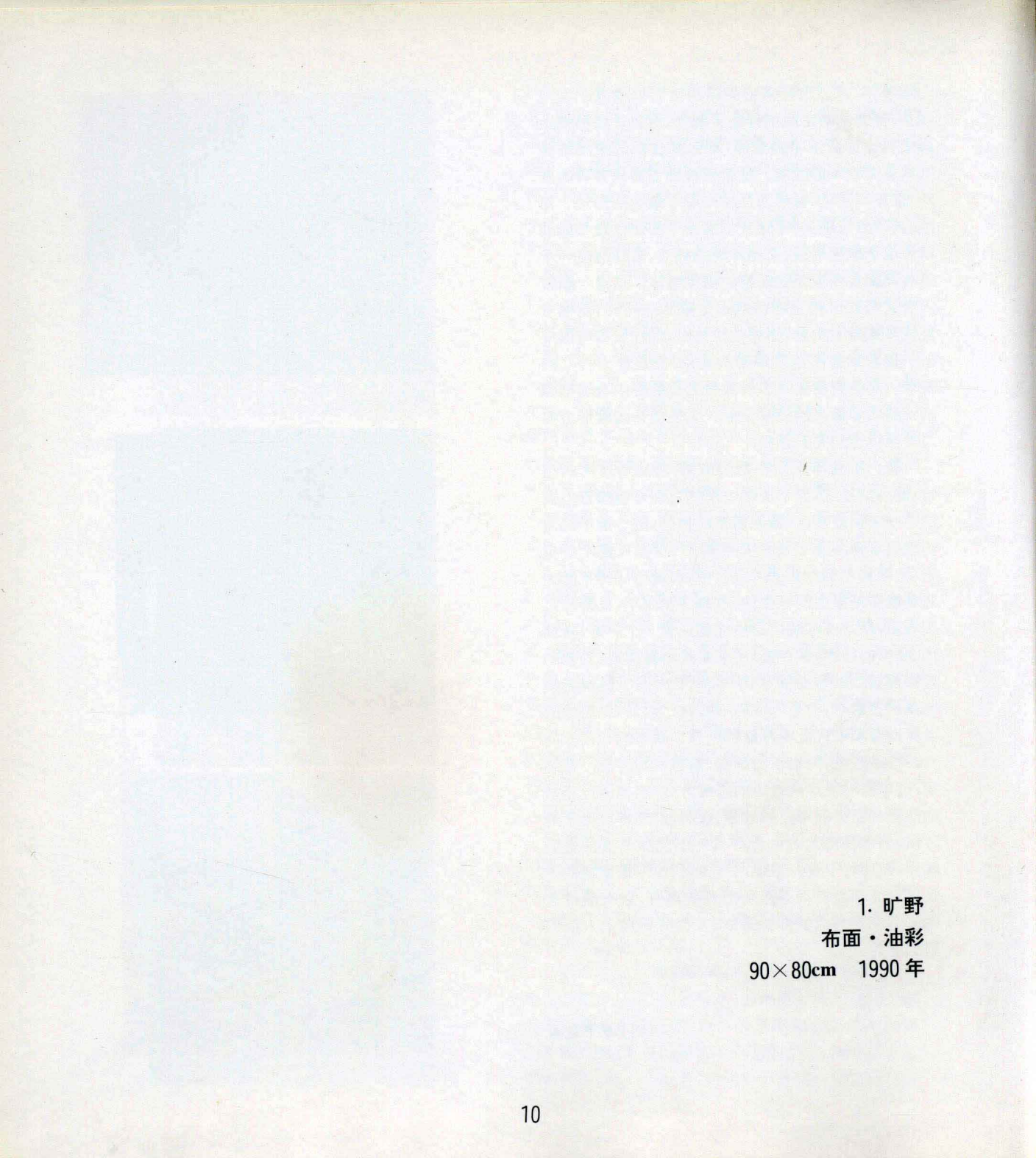
曹力的复合视觉空间,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随着图像生成的。在他看来,绘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断增长和变化的,色彩和形不仅仅是构成画面的手段,它们本身即是富有活力的生命,需要画家敏感地把握、耐心地咀嚼,因此他总是精心地对待每一

个细节,并通过一种紧密的结构使它们独立于客观现实,像音乐的主题那样逐步展开、深化。如果把平面结构比作音乐中的旋律,那么复合视觉空间结构则具有交响乐的性质。随着各种细节富有节奏地展开、重复和变化,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最终的形式。如他的《理想与现实》即让我们目睹了如何以数学般的精密组织琳琅满目、交相辉映的细节,最终形成一个带有局部客观假象的超验的视觉整体。从这个超脱人世又与人世相互观照的视觉整体中,我们能够发现许多熟知的物象,诸如佛陀与女人体、牧笛与饭桌……但它们并不是客观现实映象,而是曹力内心的映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曹力在绘画中表现精神的空間而非真实的视觉空间? 又是什么因素形成曹力严谨细密的完美倾向?

曹力的童年生活在贵阳市郊,那里有茂密的植物、繁多的昆虫,这个蓬勃生发的自然环境给曹力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机会,这一童年经验使他善于从宇宙自然的角 度观察人,把人置于动植物、地球和宇宙生命的关系当中,而疏于从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把握人的社会性。在他 3 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从此在他的内心始终铭刻着一个阴影,直到他 39 岁创作的《幸存者》还能明显地看到它。外界的压抑使曹力的性格更加内倾,似乎从很小他就习惯独自沉思默想,总是沉入内心和自己对话,以幻想的世界回避和取代现实冷酷的世界。幼年的习惯和经验,并未随经历的增长而改变,冥想在儿时是一种游戏,成年以后遂形成既定的思维方式。当他通过艺术创作把自己灵魂深处的激荡、迷惑、幻想释放出来的时候,艺术便成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媒介。因此对于曹力来说,在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呈现外部世界而是倾听心灵的声音,只有通过这种富有个性特点的知觉方式,才会达到他个人所幻想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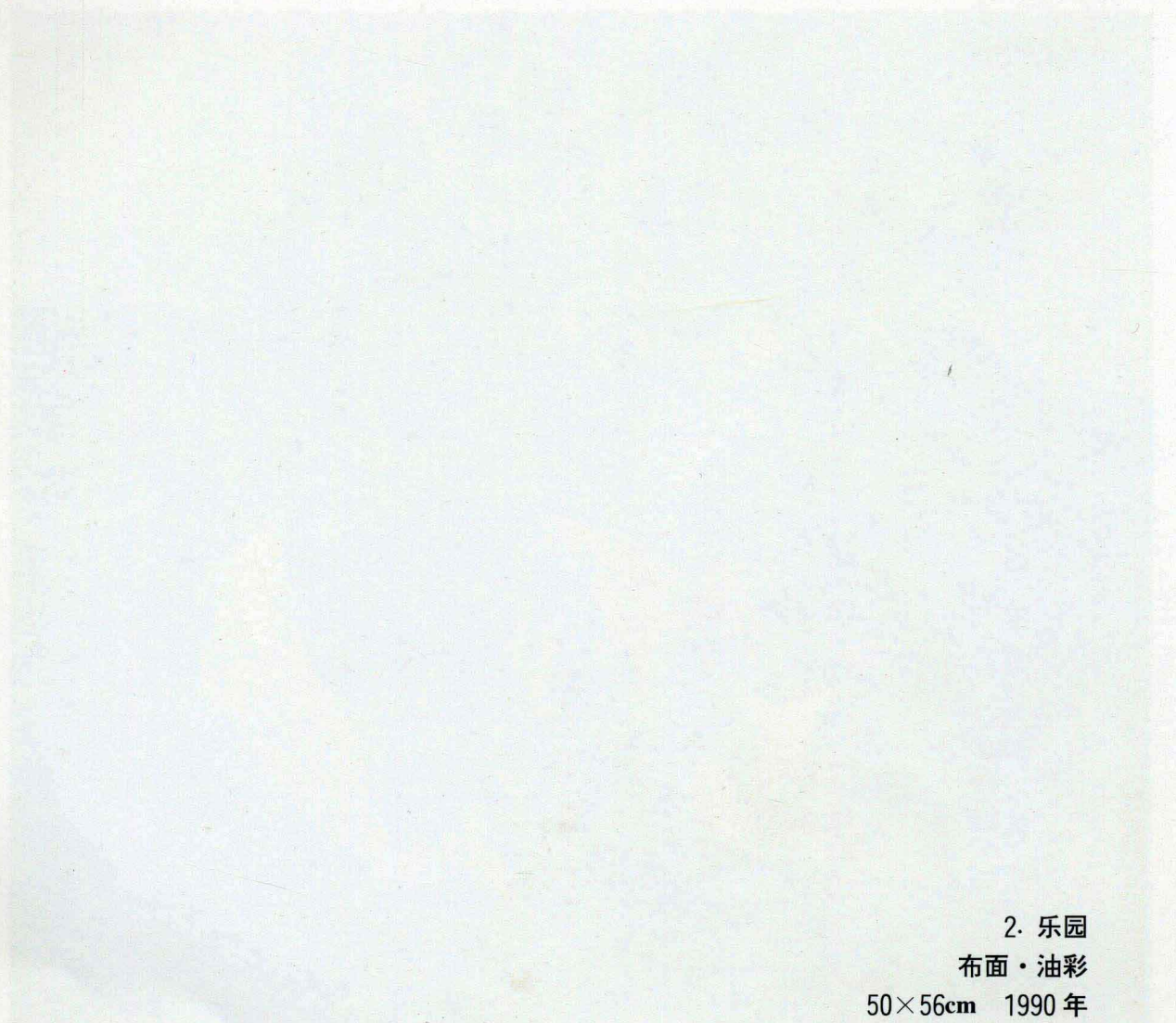
1993 年于北京





1. 旷野
布面·油彩
90×80cm 1990年





2. 乐园

布面·油彩

50×56cm 1990年